



琴台客聚 潘金英

爛滾王夫

「事頭婆」離世，寶貝長子繼位成為查爾斯三世。看官除非與「查小三」有仇，否則千萬不要喊他「英王」。他是「大不國國王」(King of Great Britain)！要降回「英王」(King of England)，先要讓蘇格蘭反叛獨立，「裂」了「不列顛」才是。安妮女王(1665年-1702年)是最後一位「英王」，1701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併之後，她就是「大不國女王」。

老香港戲稱「伊二」為「事頭婆」，當中愛恨與褒貶的比例幾何？

先從王夫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1921年-2021年)說起，他去年先走一步，無知港娃竟然稱他為「事頭公」！現實是老香港向來稱王夫為「拖鞋王」，譏諷他一生「吃軟飯」。菲臘老頭生有一張臭嘴，平日口沒遮攔，沒停過歧視和冒犯有色人種，是個極端種族主義者。有港孩拿「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Duke of Edinburgh Award)說事，誤以為他很愛「香港土著子民」。其實按慣例港督或行政長官夫人都會自動成為一些公益團體的「贊助人」，難道夫人要省吃儉用「贊助」經費嗎？說到菲臘的「私人生活」，護短的是「風流成性，到處留情」，直白的描述則是「一世爛滾，姦情無數」。據專家統計，情婦三十，私生子女「兩打」(One dozen等於12)。愛丁堡公爵還會從他香車醇酒的「玩女人」開銷中，挪幾個便士來「贊助」香港DEA嗎？王夫不停對女王不忠，女王也只好「無眼屎乾淨盲」，「打掉牙和血吞」，勉強彌縫一個鸚鵡情深假象。

女人最「忌諱」的事，莫過於家財給自己討厭，甚至憎恨的壞女人花掉。王夫的財富權位，都由女王而來，出外養養「狐狸精」就是「反骨」。有專家認為菲臘本有與妻共治企圖，放棄希臘王子地位什麼的，無非是「公關宣傳」。落難王孫哪有什麼復辟的機會？菲臘對表妹老婆有幾多真愛，旁人只能亂猜。不過借政治聯姻而掌權，遠比妄想當希臘國王來得實際。一來他預想表妹一個女流之輩，理應無力應付王家的繁重公務，這便有多政空間。二來王夫與女王共治亦早有先例。

「英女王」瑪麗二世(1662年-1694年)與荷蘭奧蘭治公爵威廉(1650年-1702年)成親，兩人在1689年一起加冕，威廉同時成為英王威廉三世，男女二王共治英國共6個年頭，法律規定兩人誰先死就由另一人幹下去；然後才輪到他們的子女。「瑪二」死後，「威三」的餘生是唯一的英王。

菲臘年輕時躍躍欲試要分擔嬌妻的公務，後來表妹女王「益明習國家事」，獨攬大權，不用勞煩親親表哥「襄贊王業」，王夫就只好賦閒吃喝玩樂了。

所謂「打狗看主人」，如果老香港(包括今天去「大不國女王」靈前哭祭那些港孩的父祖輩)對女王有許多敬愛孺慕之情，又怎會給她夫郎起一個這樣難聽卻又貼切的外號？

假如，我說假如妳的尊夫是個吃軟飯的，身邊親友喊妳的另一半為「拖鞋王」什麼的，人家光是侮辱妳老公嗎？其實連妳也一起譏諷在內呀！

《事頭婆這一家人》之二



人生邊關處 童心

許老師的訣竅

前幾日，在一次學校的課外活動上，和同事们閒聊時悄悄抱怨：這兩年，學生和老師都戴着口罩上課，彼此的辨識度都開始降低，統一的校服、差不多的口罩，還有那青春的眉宇間都流淌着同樣的靈動靚麗，所以動不動就會喊錯名字。我的話一出口，同事们紛紛點頭認同：「你看，我這學期新接手的班級，在這種集體活動上，想一下子把自己的學生認出來，且百分之百準確，實在是太難了。」我注意到教隔壁班的許老師默不作聲，看起來他並沒有被這個問題困擾，於是我向他請教，在這種疫情時代，如何隔着口罩以最快的速度記住每一個學生，和他們多聊天就是了。

許老師不慌不忙地講起了他的訣竅。「學生仔都有自己的表達習慣，這個習慣和戴口罩與否沒有關係。我會盡量和每一個學生每周都單獨聊一次天，三五分鐘都好，漸漸地，他們的表達習慣就會刻在我的心裏，於是，我一看他們和我打招呼的眼神和用詞，就能對號入座地想到他們的名字。」這時，一個男學生來找他，請他一起去合了：「老師，快喇來影張相啊！」許老師笑着對我說：「如果是另一個女生，就會大喇喇地喊，『許Sir，影相啦！』我就能很容易地分辨出他們了。」

都說教師這個職業，是個良心活。這個「良心」，有人曾用淺顯的語言來解釋，「原本可以不做這麼多，但他們卻做到了。」而如今，我在許老師身上看到了這個「良心」，更要補充一句：「這樣的付出，背後的心力往往往往往。我的話一出口，同事们紛紛點頭認同：『你看，我這學期新接手的班級，在這種集體活動上，想一下子把自己的學生認出來，且百分之百準確，實在是太難了。』我注意到教隔壁班的許老師默不作聲，看起來他並沒有被這個問題困擾，於是我向他請教，在這種疫情時代，如何隔着口罩以最快的速度記住每一個學生，和他們多聊天就是了。」

其實，許老師的訣竅，還不僅於此。他大學畢業後，原本做廣告片演員，代言某品牌眼鏡的廣告，曾經在港鐵中環站和香港站之間的牆壁上，鋪天蓋地。明明可以靠顏值吃飯，卻偏偏在出演了幾部電視劇、星光坦途觸手可及的時候，選擇了急流勇退。他來到學校教書，從教學助理做起，考取了教師資格後，就成了一名英文教師。他為什麼會願意放棄星光無限好的演藝圈，而甘於到學校做個默默無聞的教師？他對我說：「教師這個職業，讓人心靈安寧，一屆一屆的學生，讓自己的收穫感和成就感很真實。做演員，是另外的生活。如果選擇，就在我對日子的認知吧。」

我想，許老師的訣竅，不僅在於他如何對學生，更在於他如何對自己、對生活。做一個生活的智者，有「心」才是最重要。



心窗常開 潘金英

走過銀禧 文學雙程

迎向十月，國慶的慶祝氣氛濃，我們尊敬的兒童文學詩人聖野老先生度過101歲壽辰了，他仍懷着天真純樸的童心，說要跟孩子們一起變成小老虎，在紅紅火火的虎年裏都虎虎生威；想起我們也不覺走過銀禧的文學雙程路了！黃慶雲姨姨早說過潘氏姐妹是「文學雙打」孖寶，互動快樂又幸福。以前沒想過怎麼慶祝423國際閱讀日，後以出書為禮，連年出書送給讀者，共享心思。

今年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我們在文學雙程路上，想來也該做點特別的事吧？不覺已近歲末，也想過寫我們喜歡的詩做個新年曆，但現才着手做年曆，已變成下一年嘍，怎可重返第25年作銀禧紀念？

思潮起動，有點兒失落，以為無法找回青春的靈感？感覺遲鈍就作罷了？但不甘心，再想想有什麼我們共同喜歡的東西，可以慶賀走過25年的文學路？考慮到何不弄張九宮圖呢？

我姐妹倆合著的書中，也許可選出最受讀者欣賞的9本，用封面做張好書九宮圖！兼用作賀卡，過節賀年皆可，一舉兩得妙主意！選哪9本書好呢？想當年我們第一本於423出版送給國際閱讀日的禮物，就是新書，當年潮流興以書為比賽的獎勵，都是現金書券呀，好書如好友，很有理由作為禮物吧。作為文青，大半生與書為伴的我們，覺得書本珍貴，心想以九宮好書圖，作為慶祝25年同行文學雙程路的紀念，很難得又意思！25年來有各樣創作，那麼如做九宮圖，何不各類各選兩三本書？

小說：暖暖歲月/寶貝學生/少年生活12道疑案？

散文：站在世紀的彎角/心窗常開/捕捉時光留住晴天？

繪本：大樹小樹/八八哥/神奇的衣服？

還是選童話呢？時間偵探/牛奶瓶裏的巨人/四季摩天輪？

重要的是挑出我們共同創作的，具有特色的9本書！

那些書因都送贈了澳門大學(澳大)的專書架上，唯有待澳大把上述書影捎來我們吧？尋找同路人，並肩攜手，徜徉書徑上細意選好書，若能將9本代表作湊在一起設計成一幅九宮好書圖，變身賀卡的模樣多好！正是適合慶賀銀禧這麼重要的日子！好書！

同時，我們可把這9本書的書評找出，重溫評語，一起策動前行，頗有自勉及追求更高層次的意味啊！這些書全都跟我們文學創作同行的日子有關，可謂見證一個又一個里程，實體上和我們一起共生的哩。



書影圖。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香港人說話毛病多

最近有蛋糕店員在社交平台訴苦，指香港人的一般說話習慣令店員受盡委屈，不得不吐吐苦水，很多人都感同身受。

大家若留意一下，香港人講說話的方式真是問題多多，不但外地人感到難以溝通，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感到困惑，希望看過這篇文章的人都能反省一下自己否犯了此等毛病。

蛋糕店店員表示，顧客常在糕餅櫃前指着想要的蛋糕說：「呢個、嗰個！」其實店員站在櫃後面看不到所指，而每個蛋糕都附有中文名字牌，很多人像不懂中文似的，大部分都不肯讀出中文名字，寧可說什麼「士多啤梨嗰件」，一個櫃內可能有五六款不同的士多啤梨蛋糕。要他們讀出名字就會黑面，買一個蛋糕糾纏一番，店員苦不堪言。

很明白店員之苦，我平日也常遇到這類的表達方式。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說話中英夾雜，大家是中國人，為何不全用中文溝通？中文有的名詞

為何要以英文表達？難怪我常聽到外地人訴苦說，廣東話已難學，最為難的是香港人會無端端夾雜幾個英文字，常令他們聽得一頭霧水。而且許多人講英文帶口音又發音不正確，實是自暴其短。我發覺從外國回來的人很少中英夾雜，他們要講就全英語表達。反而是那些在香港受教育未曾放洋的，最愛說話不中不西，要他們全英語表達反而會出醜人前。

香港實行9年免費教育，對識字和中文的表達能力應有一定水平，很多人就像怕了「文字」一樣。有些人不知是懶寫字還是不識寫字，電話訊息總是留言，在很多場合聽留言是很多的，且香港人講話又問題多，必須從頭到尾聽一遍才了解所言。

有人口述由手機譯成文字，但不少人口齒不清，手機都聽錯，出來是文意不通或意思錯誤，當事人也不看一遍就發出，實在不知所謂。

看不起自己母語的或對母語自卑，實在可悲！



百家廊 邱明

「人公仔書」的記憶

「人公仔書」，是我們這代人兒時的最愛。「人公仔書」也叫「小人書」，是連環畫的俗稱。為什麼叫「人公仔書」呢？大概是畫面開本小，裏頭的主人公都是黑白手繪，非常寫實，又很形象的小人兒，而我們家鄉話把書中的小人兒喚作「人公仔」。

那時，街頭有許多小店，是出租連環畫的。店主將連環畫封皮撕下，一張挨一張貼滿牛皮紙，再將貼滿連環畫封皮的一張張牛皮紙掛出來，用粗黑的毛筆字標上號碼，作每本「人公仔書」的代碼。這種小店有點像上世紀九十年代賣或租VCD碟的小店，琳琳瑯瑯的牛皮紙懸掛在店面上，一如現今招徠顧客的張貼畫那般炫目。

站在店裏，抬頭朝看牛皮紙上的畫面逐一巡視瀏覽，看上眼了，記住號碼，便向租書老闆報上號碼。戴眼鏡，翹山羊鬍子的老闆從書架上順號碼尋找抽出你要的書，每本一分錢，也有厚一些的要兩分錢一本。兩分錢一本的，幾乎都是剪輯電影的連環畫，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孩子們看不到電影的缺憾。

在店中覓個位置坐下，便可以安安心心地看你的書了。坐的地方大多沒有凳子，而是疊幾塊磚，上頭擱的是木板。那時候的店面可沒有什麼裝修吊頂，店門都有一高高的門檻，櫃上有槽，十幾塊木板編上號，關門時順序一塊塊從槽上對過去就可以了。開門時店家要將木板逐一退下，疊在一塊倚牆角放置，怕地板砸下，還須用釘在牆上的粗繩子拴牢。既然店板佔位置，疊放也麻煩，不少店家靈機一動，乾脆用店板架在磚塊上當凳板，我和小夥伴金花、大頭粘在這種凳子上看過不少「人公仔書」。

看「人公仔書」的費用是我們收集牙膏

皮、拾核桃砸杏仁、撿廢品的勞動所得，還有逢年過節作客的小封包積累，它們構成了我和小夥伴的智力投資專用基金。小學二年級起，我已經啃起了大部頭長篇小說，其中有不少長篇名著是在看了連環畫之後，覺得不過癮再去找來看的。

店裏的採光通風條件很差。沒有電燈，沒有風扇，更不會有空調，只有靠自然光、自然風對一群小書獃子施加恩惠。也有一些大人擠進來翻「人公仔書」，照樣看得津津有味，像「細鬼仔」般用手指蘸着唾沫一頁一頁翻下去，癡癡迷迷的模樣讓人忍俊不禁。

坐在這種沒有靠背的凳上看書，其實是很累的，裏頭人挨人，空氣很混濁，間雜發生一些污染空氣的事在所難免，讓人掩鼻好不懷表。

「好臭！是誰放屁？」有人質問。「不是我。」「也不是我。」眾人紛紛辯白。「誰放屁，讓你當官做皇帝。」誘以高官厚祿九五之尊，仍然沒人承認。「哪個狗放屁？」話尖刻到人畜類分，容不得你再裝聾作啞。「你才是狗呢！」終於有人應聲了，大家一齊睜着他哄堂大笑，笑罷又埋頭看自個的書。在這裏，你花上五六分錢差不多可以打發半天光景。

書中的故事也很能讓你為主人翁的命運牽腸掛肚，白白替古人擔憂。不少連環畫是根據長篇名著改編編製的，《三國》、《西遊》、《說岳》、《聊齋》、《紅旗譜》、《苦菜花》、《林海雪原》、《平原槍聲》……古代現代應有盡有。

偶爾也會碰上你想租的書被人租走，也有邀上好夥伴兩人合看一本連環畫的情形。夥看，自然不被店家歡迎，你如果是這麼幹，再租下一本時就會被拒絕。小屁孩開始與店老闆鬥智鬥勇。於是，我和金花、大頭粘偷偷交換各自的書，一分錢

看了兩三本，孩子們的笑容就有了狡黠的意味。也有過老闆在書架中翻找幾遍找不着，便忿忿地說：「書，不知被哪個混蛋小賊粘盜走了。」老闆話語一出猶如平地一聲雷響，我們驀地停止閱讀，目光從老闆身上逗留片刻，複往周圍之人一個個來回巡視滑視。孩子們開始騷動。

租書的孩子們小小聲地、嘖嘖喳喳地、暗裏猜度那位是孔乙己的傳人，在猜度的同時，我心裏居然竄出自己也偷一本試試看的念頭。賊念一起，賊心便虛。抬頭看周遭夥伴，看看金花，再看看大頭粘，眼神竟不自然了，彷彿鬼心眼已被他們洞穿，於是慌慌低頭看書，怦怦的心跳好一會兒才靜下來。

看罷書出店門，大頭粘偷偷說：「媽媽的，什麼時候我們也偷他一本書來看。」這時，我才知道，人之初，性非善。原來萌發惡念是無時無刻都可能的。「莫亂講呢，小偷抓住糞都會打出來的。」金花膽怯地告誡我們。「沒有啦，講講而已，誰會去偷呢。」「好啦好啦，看幾本書的錢還是有有的。老闆真傻，今天我們每人交換了一本兩本書呢。」金花、大頭粘和我一塊大笑起來。交換看書是我們的智慧，偷書則為我們不齒。我們為守住了幼孩的道德底線而快樂與興奮。

店裏出租的連環畫，封面已被撕下糊在牛皮紙上，老闆用厚紙小心地貼在沒有封面的「人公仔書」上，再用毛筆寫上書名和編號。因為要防盜書的「孔乙己」，店老闆也就在每本書上蓋上自己姓名的印子，租書的人由此就知道了這些老闆的大名。現在出租連環畫的店舖早已絕跡難覓。當初印製的「人公仔書」也不知還存世多少，收藏界將其中的一些已經炒得很熱，有的連環畫一套要大幾千元，這是當年的孩童、出租店的老闆做夢也想不到的。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咖啡社會學

看到兩個很有意思的數據。

第一個說，美團在上個月舉辦的上海咖啡文化周上公布了一項調查，顯示上海已經擁有7,857家咖啡店，超過紐約、東京、倫敦等，成為全世界擁有咖啡館最多的城市。同時，上海咖啡店數量仍在增長中，其中黃浦最熱門，每平方公里竟然擁有多達38.5家咖啡館；靜安區次之，每平方公里有20.1家。

第二個說，德勤的調查顯示，也就在2021年，中國人的年均咖啡消費量只有9杯，遠遠低於韓國的367杯和美國的329杯。

一邊是一騎絕塵的上海咖啡自由，一邊是一個半月才喝一杯的國人平均「含咖量」，兩個極端現象對比，說明一個問題：「喝咖啡」這事兒，好像沒那麼簡單。

那麼，當我們喝咖啡時，我們其實是在幹嘛呢？

生理上提神，心理上小資。這兩個層面較好理解，暫不多表。今天想說的是，喝咖啡在社會學層面的意義。

關於這一塊，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傑登斯在其著作《社會學》裏，曾有專業的講解。首先，「喝咖啡」不僅是喝下一種飲料，它更是一個符號。比如，很多人每天早上上班前都會雷打不動地去固定的咖啡店買一杯固定品種的咖啡帶走——說的就是小理本理了——這時的這杯咖啡已經成為開啟一天生活不可少的第一步，它就像一個錨點，是一個人例行行為的核心。再比如，和人談事、朋友聚會時，我們都很喜歡選擇去

咖啡店，點一杯咖啡邊喝邊聊，這時的咖啡明顯不是為了喝，而是為了社交，這杯飲料變成了社群的基礎。

其次，喝咖啡是在品嚐一種文化，尤其對於國人來說，這文化還是舶來的。除了產地、風味、烘焙技術等千變萬化的講究外，再隨手舉個冷門例子，Java，人人都知是個計算機語言，但在《英漢大詞典》裏卻有個例句為：How about a cup of java?意為「來杯咖啡？」計算機語言怎麼就變成了咖啡？其實這是美式英語的口語表達，Java在這裏是咖啡的暱稱，源自咖啡的歷史：咖啡原本主要在中東種植，十七世紀時，荷蘭人把咖啡幼苗從阿拉伯半島運到南亞和東南亞種植，以致印尼的爪哇成為了世界咖啡的主要產地。而Java正是爪哇，也就成了咖啡的代名詞。類似的咖啡文化數不勝數，讓無數人為之沉迷。

最後，在全球化、公平貿易、環境保護等諸多全球性社會議題的大背景下，「何如喝咖啡」正體現着一個人的公共素養。是喝普通的還是有機的？是去大型咖啡連鎖店，還是幫襯獨立咖啡館？選豆主要參考口味價格，還是更看重「公平貿易」？……這裏的每一個選擇，都表達着一種態度。

小小一杯咖啡，背後其實是大大的文明，除了消費得起，它更體現着消費者的綜合素養。也因此，內地公認最文明的上海才能成為咖啡館大戶。

我不在咖啡店，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能咖啡自由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



信而有征 劉征

活地亞倫(一)

我從來沒寫過活地亞倫，儘管他是我那個的眾多導演當中最喜歡的。那一個。可是我從來沒有一——哪怕一秒鐘——動過寫他的念頭。因為即便我已經看過他幾乎所有的電影，但是具體的故事情節卻已經忘得差不多了。或者說，他的故事本身就沒有多少情節，主題又多是愛情，以至於你隨便就混淆了一部又一部。但也不能僅僅說他是一個愛情導演，這不準確。他應該可以被稱之為愛情神話塑造者，他所嚮往的愛情總是轉瞬即逝、石破天驚的。對他來說，表達愛情最好的方式是演員無休無止的說話！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活地亞倫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他年輕時從事過的脫口秀職業。脫口秀是一種表演，可卻不是肢體上的，而是語言上的。活地亞倫的愛情電影也是語言上的。常常，你會看到鏡頭裏只有兩個人，他們在排隊買票。有時，兩個人變成3個人，場景變成客廳，姿勢從站着變成坐着，或者在走路。但是，他們無一例外都在談話，就好像活地亞倫是古老歌劇結構的繼承者，情節不重要，重要的是詠嘆調。甚至不得不敘事的時候，也是用唱的，這時候叫宣敘調。活地亞倫把唱變成了說，其他的都沒有變。歌劇最重要的當然是唱，所以，活地亞倫最重要的當然是說。

這個說話的內容因為是詠嘆的，所以就擁有了豐富的情感。就好像脫口秀，既要脫口而出，不假思索，然後又要不落痕跡，妙趣橫生。肆無忌憚的情感是這種說話方式當中的精髓。聽着聽着你就忍俊不住，可若要說哪裏精彩，一時半會兒你又說不上來。因為從講者嘴裏說出來的都是些日常瑣事，可一經他的嘴，這事怎麼就這樣的平不淡！

活地亞倫就這樣去安排人物的對話。一旦開始說話，話題就像是信手拈來的，因為角色並不是為了去說話才找到對方。只是遇到了，不得不說。而活地亞倫讓這個不得不說的活變成藝術。角色常常會對某個社會弊病大加撻伐，又一針見血。或者身處其中，卻懵然不知，只有觀眾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有時，角色的交談甚至與他們的生活無關，和情節也無關。但你就不得不被他的話吸引，因為他這樣情緒激動地表達了他的真實想法，

以至於觀眾自覺地就被帶入到了角色的談話當中。於是，這個脫離了劇情的談話內容就成了一個屬於電影又脫離於電影的存在。它在相遇當中產生，可一旦話題結束，主角好像忘了他剛才的激昂澎湃，情節又回到故事本身。

所以，這談話多少有些強插進來的意思。它非但與劇情發展毫無關係，而且其重要程度甚至阻斷了情節的正常發展。但又不是完全是，它充當了一個蠻有意思的情節過渡的橋段。出現在劇情過渡的間隙，令故事擁有一個脫離於它的過程。以至於到了最後，活地亞倫的電影根本沒法像一般故事片那樣給出一個完整的、連貫的故事。這成了活地亞倫別具一格的敘事風格。

這樣做的結果是，角色的語言體系自動生成了人物形象，角色的每一句話都在強化一種性格，可是並沒有辦法一下子抓到具體準確的對象。這讓活地亞倫成了不可描述的。因為你不能複述他電影當中所有的話，除非你把台詞都背下來。況且，即便你真的這樣做了，也不見得會有所獲。它像是完全從劇情發展過程當中針對劇情所發之感想。

以至於觀眾自覺地就被帶入到了角色的談話當中。於是，這個脫離了劇情的談話內容就成了一個屬於電影又脫離於電影的存在。它在相遇當中產生，可一旦話題結束，主角好像忘了他剛才的激昂澎湃，情節又回到故事本身。

所以，這談話多少有些強插進來的意思。它非但與劇情發展毫無關係，而且其重要程度甚至阻斷了情節的正常發展。但又不是完全是，它充當了一個蠻有意思的情節過渡的橋段。出現在劇情過渡的間隙，令故事擁有一個脫離於它的過程。以至於到了最後，活地亞倫的電影根本沒法像一般故事片那樣給出一個完整的、連貫的故事。這成了活地亞倫別具一格的敘事風格。

這樣做的結果是，角色的語言體系自動生成了人物形象，角色的每一句話都在強化一種性格，可是並沒有辦法一下子抓到具體準確的對象。這讓活地亞倫成了不可描述的。因為你不能複述他電影當中所有的話，除非你把台詞都背下來。況且，即便你真的這樣做了，也不見得會有所獲。它像是完全從劇情發展過程當中針對劇情所發之感想。